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Y8
1873
v.59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403162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三下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安史之亂

二載春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李豬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爲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

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爲敢不敬從又謂豬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以氈裹其尸埋之誡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爲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

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
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玠自范陽引兵共十
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
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
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
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
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
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
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
千衞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

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鋭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

爲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𢹂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禆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安慶緒以尹子奇爲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嬀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

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請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　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雒交引兵趣河東分兵取馮翊己丑夜河東司戸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

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遂平河東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旣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竝塞東北自嬀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

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

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　安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兼領恆陽軍事封嬀川王以牛廷玠領安陽軍事張忠志爲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軍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旰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東　上皇

恩張九齡之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
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
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軍捐軀命膏草野而
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
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
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
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
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
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
五千人　夏四月上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

元帥使將兵赴鳳翔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等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玄孫也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潏西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陳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爲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

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童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值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慰閏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

許會顏眞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鋭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絶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過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犇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甲子以子儀爲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

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六月癸未田乾眞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翻城來降乾眞解安邑遁去　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

琅邪殺賊二萬餘人　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旣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鬬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兵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

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鏁鏁末置大鐶搨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栅以守巡巡

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　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
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　八月以張鎬兼河南節度
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靈昌太守許叔冀爲賊所
圍救兵不至拔衆犇彭城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
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
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
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爲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是時
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
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
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

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

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夜冒圍
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
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絶圍之益急
初房琯爲相惡賀蘭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以許叔
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
下精鋭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
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戊辰上
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
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
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

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犇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　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千里收騎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爲特進囚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

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為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眾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為賊所乘

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障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塡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

追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眞等皆已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

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百姓軍士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鎭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傅虢王巨爲西京留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卽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旣至上曰朕

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卽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 郭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爲賊所污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

必以承聖化令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　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

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
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
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
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
其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吾用且
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
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
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
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
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

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

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閭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　張通儒等收餘眾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幷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己未廣平王俶至曲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

陜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陜城僕固懷恩等分道
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
自苑門出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
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
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
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劍
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爲數日後使者至
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徬徨不能食欲不歸及
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
告之曰皆卿力也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

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制以瑱爲河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得東京捷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爲安成府改元天成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己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祗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繫之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采訪

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彊舁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媿其心以濟爲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樓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爲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爲賊所汚者勿問 癸酉回紇葉護自東京

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上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爲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　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　張鎬帥魯炅來瑱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　己丑以回紇葉護爲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繒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粟爲九廟主庚寅朝享於長樂殿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

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覩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

上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卽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爵加食邑有差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

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載租
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縣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爲
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以張良娣爲淑妃立
皇子南陽王係爲趙王新城王僅爲彭王潁川王僴
爲兗王東陽王侹爲涇王僙爲襄王倕爲杞王偲爲
召王佋爲興王侗爲定王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
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
上之以爲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
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
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惡揚錄瑕棄功臣竊痛之巡所

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敬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憕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

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爲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
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
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
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
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
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
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
歸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玼亦說思明曰
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
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耳思明以爲然承慶

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悉衆數萬迎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衆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等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日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幷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先是慶

緒以張忠志爲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
將薛萼攝恒州刺史開井陘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
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
狐彰爲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
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　郭
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
背國從僞準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爲賊陷
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
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
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

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謹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爲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九原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垍爲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汝

更勿救上泣而從命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爲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爲卿相或親聯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

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何爲善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乾元元年官軍既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民閒遣使撿括頗有煩擾正月乙酉敕盡停之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　二月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爲年

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以爲
鴻臚卿充河北招討使　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
玄志爲營州刺使充平盧節度使　安慶緒之北走
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
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
冎於鄴市凡有謀歸者皆誅及種族乃至部曲州縣
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
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内夏四月與蔡希德
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　辛亥
新主入太廟甲寅上享太廟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

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爲不切事機五月罷爲荆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爲河南節度使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爲太僕丞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顏眞卿爲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爲普安太守具奏其狀於

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泉明爲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爲史思明所虜裹以牛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幷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眞卿時爲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爲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閔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

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眞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慚服 六月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已貶降者續處分 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爲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思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說思明降唐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

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畱承恩館於府中帷其牀伏二人於牀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爲節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爲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

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
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
弟承玼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中使慰諭
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
善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
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
死況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
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矜爲表云
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
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

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召入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之腦流於地烏承玼犇太原李光弼表爲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　秋七月丁亥册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　乙未郭子儀入朝八月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爲中書令光弼爲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

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爲事其大臣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鋭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爲用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總中外兵乾祐愎戾好殺士卒不附九月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鎭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

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衞州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衞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衞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

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旣而與慶緒戰僞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衆拒戰於愁思岡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李光弼引兵繼至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於滏陽遥爲慶緒聲勢　十一月崔光遠拔魏州丙戌以

前兵部侍郎蕭華爲魏州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爲三一出邢洺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賊勢盛處崟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崟處崟驍將衆所恃也旣死衆無鬬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爲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

州而按兵不動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
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
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
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鎮西
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爲流矢所中丙申薨兵馬使
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爲懷州長史
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
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二月郭子
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
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

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牆麲及馬屎以食馬人皆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遥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即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幷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

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
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
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
北思明自將精騎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未
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
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炅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
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
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
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
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

畱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犇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犇缺門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荐饑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奕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摰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禮至而軍

焉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爲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卒還屯鄴城南安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任公暫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窘蹙不知所爲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

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徧示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唁慶緒而不稱臣且曰願爲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幷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爲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卽

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辛卯以荔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爲節度判官

丙申以郭子儀爲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　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

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炅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炅慚懼飲藥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立其妻辛氏爲皇后子朝義爲懷王以周摯爲相李歸仁爲將改范陽爲燕京諸州爲郡　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爲鄭陳潁亳節度使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

八月壬戌以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九月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皋周摯自胡良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爲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爲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

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爲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

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
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
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
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
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騎已至石橋諸將請
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
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
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
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
空無所得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

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　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

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擕之以歸賊衆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於城內俟

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
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
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丈長竿數百枚
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
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
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
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
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
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
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

來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旣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嘗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

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爲五臺府果毅已亥以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於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潬光弼命

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塡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栅爲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塡塹開栅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塡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栅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見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栅中賊亦不敢逼

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其擇利而戰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決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

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
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　閏月丁卯加
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爲司空　己卯史思明入東京
六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
州　冬十一月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
安太清　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
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兗鄆
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　十二月兗鄆節度使能元
皓擊史思明兵破之
二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　或言洛中將

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法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衞伯玉攻洛陽戊寅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

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光弼懷恩渡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犇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嘗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嘗欲殺朝義立朝清爲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將

兵爲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
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礓子嶺衛伯玉逆擊破之朝義
數進兵皆爲陝兵所敗思明退屯永寧以朝義爲怯
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
朝義築三隅城欲貯軍糧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
思明至詬怒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須而畢思明又
曰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爲思明在
鹿橋驛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其
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
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俛首不應悅等曰

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
君善爲之勿驚聖人悅等乃合許叔冀之子季常召
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恐禍
及己不敢違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
宿衛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
寢所値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
示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廄中自鞴馬乘之悅傔人
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擒之思明曰亂者爲誰悅
曰奉懷王命思明曰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
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

柳泉驛四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無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摯叔冀來迎悅等勸朝義執摯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衆心未壹遂縊殺思明以氈裹其尸橐駝負歸洛陽朝義即帝位改元顯聖密使人至范陽敕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數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爲范陽尹燕京留守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爲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

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畧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貶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夏四月乙亥青密節度使向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丑兗鄆節度使能元皓破朝義兵　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爲滑鄭汴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降徙屯杏園史思明疑之遣其將薛岌圍之彰與岌戰大破之因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爲滑衞等六州節度使　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

義范陽兵破之◉復以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　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　秋八月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營　建子月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史朝義拔永寧破澠池福昌長水等縣　建丑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旣絕又爲奚所侵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寶應元年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

川太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丙午戰於城下又破之　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度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　建卯月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爲賊所虜淮西震駭會侯希逸能元皓田神功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　史朝義圍李抱玉於澤州建巳月庚戌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　甲寅上皇崩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爲遂城果毅開封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東南隅最

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爲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眾寡遂徑趣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　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庭回紇登里可汗已爲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敕書曰先帝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爲丘墟有輕唐之心乃困辱

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衆至矣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可汗請與僕固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爲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遭兵荒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洺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亦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 冬十月以雍

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爲判官給事中李進爲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爲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爲殿自澠池入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辛未懷恩等軍於同

軌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衆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於橫水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於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夾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衆而賊陳不動魚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鎭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

而入賊衆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塡尚書谷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伷等承制釋之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犇濮州獻誠開門出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爲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紇

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衛州朝義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走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於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於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嵩楚玉之子也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

言之朝廷密爲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僞官者一切不問丁酉以張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統恆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鬬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爲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爲善擢爲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爲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

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於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犇莫州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廷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去承

嗣卽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
希逸薛兼訓等帥衆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戰朝義
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
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鎭范陽縣朝義至
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畱
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
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今旣歸唐矣豈可更爲反
覆獨不愧三軍邪大丈夫恥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
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
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

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犇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李懷仙遣兵追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壬子赦天下改元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冊回紇可汗爲頡咄登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爲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張溥曰安祿山史思明幼同鄉里思明除日生
祿山歲日生長相善並以驍勇聞後俱叛唐亂
天下晚遭子禍慶緒朝義甘心弒逆於是祿山
腸流牀上思明尸歸槖駝二賊少壯同事死禍
不殊身爲亂臣家有賊子可稱殷鑒祿山嬖段
氏欲立慶恩嚴莊李豬兒乃助慶緒殺之思明
亦惑辛氏愛朝清駱悅蔡文景卒說朝義爲亂
周子俊彎弓生擒縊於柳泉驛以彼天下之賊
咸不能割嬖妾少子之愛謀成衽席劍及腹背
屠戮慘決酷於市朝蓋是時賊勢強大駸駸天

子矣驟而撲之兵力不給刃發其家翦滅始速且安史賤胡負國恩虐海內卽使身就檻車頭懸闕下未足蔽罪莫若假手其子洞腹斷體宗族內夷然後王師繼之殲無遺種矣王莽僭位數殺子孫其太子臨通侍者原碧恐事泄遂謀弑莽覺而自殺朱温滅唐漁色不厭子友珪使馮廷諤弑之寢閣繇來盜魁極四海之惡必罹親子之患蓋其人爲五行所未有而罰亦天吏所不及也立宗晚節昏回開門揖寇過非一端其臨事而惑者尤在輕戰速敗無故出奔肅宗

繼統失策更多不先取范陽一也史思明旣降假以威權許叔冀狡猾不徵入宿衞二也以魚朝恩監九節度之師三也三大失可以亡國倖而有功者亂賊運盡諸將協心豪傑馳驅於下中主受成於上郭子儀李光弼實造唐室君何力焉若王承業聽張通幽之譖而喪顏杲卿賀蘭進明懼許叔冀之襲而喪張巡許遠遂使常山陷而長安不保睢陽破而江淮幾震縱賊之罪等於降賊惜不與達奚珣陳希烈等同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八十三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四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劉展之叛

唐肅宗上元元年冬十一月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故爲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姓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

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爲亂然展方握彊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鎭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爲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敇舊都統李峘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爲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爲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

廣陵與峘謀解峘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
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
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
展已得其情還犇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
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
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儇浙西節度使侯令
儀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
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
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
陳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

張法雷擊之景山眾潰與延恩犇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暱將兵四千略淮西李峘闢北固為兵埸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峘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峘軍聞之自潰峘犇宣城甲午展陷潤州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為潤州司馬丹陽軍使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　李峘之去

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峘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
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
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
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
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
栅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
度使鄭炅之棄城走李峘犇洪州李藏用與展將張
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犇杭州景超遂據蘇州
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爲潤州刺史李可封
爲常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

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展以李晃爲泗州刺史宗犀爲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陵將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標陷濠楚州王暱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暱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都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渡

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
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渡江神功入廣陵及楚州
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
二年春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彊
於石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州溫
晁據險擊敗之待封脫身犇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
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
暅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
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等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
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洲王子濟江展

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洲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帥眾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劉殷許嶧等皆死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暅於淮南暅引兵東走至常熟乃降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聞展死悉以兵授張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

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張溥曰肅宗立於患難之中捍安史之亂時天下正未寧也即其臣而叛者若何滔亂於南兖王惟岳亂於北庭康楚元張維瑾亂於襄州朱融亂於長塞劉展亂於江淮段子璋亂於梓州王元振亂於絳州紛紛者史不勝書然滔執楊齊魯盧元裕平之惟岳謀作亂李嗣業討之楚元逐王政稱南楚霸王韋倫禽之維瑾殺史翽來瑱降之融奉嗣岐王珍爲亂邢濟告而誅之

子璋殺虢王巨稱梁王崔光遠斬之元振殺李國貞郭子儀翦之皆亂起旋定不勞大師若劉展逞亂朝廷莫制借兵平盧民受剽掠江淮間始重困矣劉展與李銑皆領淮西節度副使節度使王仲昇惡之先誅銑使監軍邢延恩幷奏除展勢不兩下計必先發然展病剛强較銑貪暴罪少殊科徐爲之地可不戰而服也延恩密進詭謀展心懷疑激而決反以天子明威不能行於一臣顧啗之以官欺而執之又不密而敗速之反鬬詩惡讒人亂國春秋惡寺人漏師於

多魚延恩均有焉天寶之季安祿山將反韋見素請除爲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玄宗將從之先遣輔璆琳往觀變璆琳受賂盛言祿山無二心事遂寢亡何而反然璆琳以蔽祿山之惡成亂延恩又以遂展之惡召亂中臣銜命緩急進退於國皆無濟也展兵橫行李峘退走李藏用責其不忠不勇竭力柵拒後得田神功銳師戰勝展敗渡江斬於賈隱林是役也神功之勞雖多其先完城郤敵功惟藏用事定之後牙將高幹

誣其謀反以兵襲殺之崔圓不問反爲殺孫待封賞有罪而誅有功紀綱倒置莫有甚於斯時者也且河東軍殺鄧景山而推辛雲京鎮西北庭行營兵殺荔非元禮而推白孝德詔無不從藩鎮之禍實始肅宗憂國者奈之何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唐肅宗至德元載　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肅宗即位於靈武遣使召李泌於潁陽謁見大喜時事皆咨之

上欲以建寧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勸上用廣平王俶倓聞而謝之事見安史之亂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鄰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 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

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閒耳上從之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爲先倓不從二載春正月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此必

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

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艮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上嘗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

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旣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曏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旣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

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旣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旣往乃欲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

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令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　冬十月李泌歸衡山

乾元元年春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

三月戊寅立張淑妃爲皇后　張后生興王佋纔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

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決矣夏五月庚寅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揆玄道之玄孫也

二年春二月壬子月食旣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

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國口爲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卽行推按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禀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

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夏四月壬寅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處分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自今一切須經臺府如所由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合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僞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　鳳翔馬坊押官爲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廄

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鞫之與鎣同妻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鞫之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曄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鎣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等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爲朋黨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

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秪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上元元年夏六月甲申興王佋薨佋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佋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

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玉眞公主如仙媛爲之作主人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爲天下主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

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

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上皇馬鞚侍衞如西內居甘露殿輔國帥眾而退所留侍衞兵纔尫老數十人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王地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眞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溱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

玉眞公主出居玉眞觀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
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
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
疾上初猶往問安旣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
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敢決
二年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
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
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
主也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秋八
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

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爲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上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建子月戊戌冬至已亥上朝上皇於西内

寶應元年建辰月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庚午以戶部侍郎元載爲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陶鋭爲京兆尹輔國言蕭華

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
元載代華戊申華罷爲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
度支轉運使如故　建巳月甲寅上皇崩於神龍殿
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上以寢疾發哀於內
殿羣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𠢐面割耳者四百餘人
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
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
爲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　初張后與李輔國
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
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

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恆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

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廄且以甲兵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恆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幷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輔國等殺后幷係及兗王僴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敘上皇晏駕拜哭始行監國之令戊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已巳代宗卽位　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　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

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爲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以內飛龍廄副使程元振爲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十餘人皆流黔中　夏五月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　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爲峽州司馬元載希李輔國意以罪誣之也　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

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入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遣之　秋九月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内侍監　上在東宫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冬十月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爲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

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語見吐蕃入寇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程元振既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復令於江陵安置

張溥曰上皇崩於神龍殿蕃官剺面割耳者四

百餘人子爲泫然曰夷狄知禮賢於肅宗遠矣肅宗不俟父命卽位靈武謀册后立太子不能一日待李泌固諫乃止終非帝本心也輔國竊帝所欲惟惴惴大位若以爲上皇在雖父子異宮人心未深相屬也上元之秋矯語迎上皇遊西內射生官遮道劫遷上皇驚幾墜馬入甘露殿執高力士手泣曰微將軍且爲兵死鬼自古臣弑君子弑父豈必身執鋭䀣目語難哉授意於人而不正其討春秋所以誅趙盾也輔國假六軍將士之威偪上皇如西內高力士厲聲叱

之震懼失轡及素服詣上謝罪反勞苦之稱社稷功玉眞公主及力士承恩等上皇愛女舊侍盡賜屏竄謂上不與聞乎弑其誰信之且輔國閑廐小兒役於王鉷典禾豆隨事齪齪不啖葷詭爲浮屠行其人至微淺驟拔擢官僕射惟所欲爲至求宰相不敢辭私語蕭華令裴冕謝之輔國怒華立罷度非平日與陰謀逆不恐怖忌諱若此隋煬能殺張衡肅宗不斥誅輔國煬帝勇肅宗弱也張后比輔國譖殺建寧王倓謀遷上皇罪當死然晩隙輔國召太子謀誅之謂逼

遷聖皇罪大太子泣不應乃屬越王兗王集甲士長生殿事雖不成其英武帝不及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六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僕固懷恩之叛　周智光附

唐肅宗寶應元年　初回紇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爲登里可敦時徵兵回紇以討史朝義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爲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

代宗廣德元年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

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爲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爲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爲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酒

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搆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爲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貲俾之上道行至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

行竊盃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爲彌縫方得出塞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玢爲同羅所虜得間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爲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瑒不顧死亡爲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皆握彊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天下旣平送之歸國六也臣旣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至重夙夜思奉天顏但以來瑱受誅

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
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唯羣臣
不忠正爲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詞情非
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蒙
蔽聖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
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阻
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爲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
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
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藏鳥盡信匪虛言陛下信其
矯誣何殊指鹿爲馬儻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

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圖之臣欲
公然入朝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
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臣臣卽與之同發九月壬戌
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就懷恩見遵慶
抱其足號泣訴冤遵慶爲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
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爲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
爲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爲辭請
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爲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
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
留之

二年春正月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眞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眞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眞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外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眞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眞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

如子弟之恩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僕固懷恩旣不爲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竭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鎭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戊午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丁

卯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
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玉焦暉以鳴鏑
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
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
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
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眾攻瑒殺之僕固懷恩
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
眾心旣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
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

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鎭釋之曰不然此必衆潰矣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衆歸鎭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不得已納之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韶爲間殺釋之而收其軍使韶主之旣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寘於彌峩城而死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

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戊寅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眞言有驗遷殿中少監

夏六月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勳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察其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北副

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秋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鎭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辛巳子儀發赴奉天　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　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

李國臣將兵爲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於宜祿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眾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壬申未明虜眾大至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　懷恩之

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其眾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眾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犇甘州爲沙陀所殺涼州遂陷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

澌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剌之衆自西道趣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寧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

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
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
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
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而
歸丁酉死於鳴沙大將張韶代領其衆別將徐璜玉
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玉而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
引胡寇爲國大患上猶爲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
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
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吐蕃十萬衆至奉天
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

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直衝之身先士卒虜眾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眾數日斂眾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盩厔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

子皆衣皁團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

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
城因逐北至鄜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
史張麟阬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冬十月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
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
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
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
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
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
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耳若

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衞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

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
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
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
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
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
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
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
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
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
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

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
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
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
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
許之回紇觀者左右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
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
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
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
滅絕杯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
皆大喜曰鄉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

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

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　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上旣遣而悔之　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

稅百官俸以給之
大歷元年春正月周智光至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
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
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衆
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
斛藩鎭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冬十二月癸
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
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
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
不反今日爲汝反矣叱下斬之臠食其肉朝士舉選

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戊申詔加智光撿挍左僕射遣中使徐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栗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

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於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

己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壬
戌貶智光澧州刺史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
智光以其首來獻

張溥曰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幾危唐室嗚
沙之死人神痛疾然觀見璽中使怨憤上書自
陳六罪何其甚也鐵勒部種素不明忠義一旦
從令公討賊闔門效順生死立功自謂再造唐
社稷雖有罪子孫可十世宥也辛雲京鎮撫河
東無秋毫之功輕與乖絕駱奉僊載寶而還譖
成反狀彼進不敢見天子退無以自明則有起

而爲寇耳回紇其婚姻也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之屬可以利誘也叛人一呼百萬雲集令非子儀以計離之挺身定約執酒酹地涇陽奉天非唐有矣或責懷恩始功雲中身爲子儀裨將烈士慕義何所不勉夫罷廢而不怨聞難而卽行凡爲所難爲當日純臣獨一令公耳賢如李光弼猶擁兵徐州愧恨成疾况懷恩乎子瑒授首帝不受賀懷恩有母輦至長安而禮之史言帝遇勞臣厚矣夫懷恩距躍朔方敢於激發非怨帝寡恩也功罪不分而中官貴人齮齕其間

則鋌而走險耳懷恩望帝惟在因循帝終懷恩之死不言其反雖諱懷恩亦自護其短也然僕固族死盩厔之屯駱奉僊猶在兵間詩云讒人罔極有以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八十六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